

语用学视野下“不是A而是B”构式探析

——以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语料为例

陈梦莲, 卿雪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0日

摘要

以语用功能为切入口, 对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高频复现的“不是A, 而是B”句式进行系统性考察。基于228例语料统计与文本分析, 揭示该构式通过否定预期A与确立修正焦点B的语用张力, 实现三重核心功能, 剖析构式变项呈现出量级跨越的复杂性。语义范畴覆盖行为动机、对象主体、性质状态、因果逻辑四维反转。句法变体通过梯度否定强化“破-立”效应, 其形式弹性与语义“拧巴”特征共同构成小说哲学意蕴的核心句法载体, 凸显语言与存在割裂的深层悖论。

关键词

语用功能, 量级, 反预期, 句法变体

An Analysis of the “Not A but B”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Novel “A Sentence Is Worth Ten Thousand Words”

Menglian Chen, Xuehua 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y 19, 2026; accepted: June 30, 2026; published: July 10, 2026

Abstract

Taking pragmatic functions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frequently recurring “not A, but B” construction in Liu Zhenyun’s novel “A Sentence Is Worth Ten Thousand”.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228 examples and textual analysis, it reveals that this construction

achieves three core functions through the pragmatic tension of negating the expected A and establishing the revised focus B, and analyz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struction variants that show a leap in magnitude. The semantic categories cover four-dimensional reversals of behavioral motives, object subjects, nature and state, and causal logic. The syntactic variants strengthen the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effect through gradient negation, and the formal flexibility and semantic “twisted” feature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ore syntactic carrier of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ovel, highlighting the deep paradox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existence.

Keywords

Pragmatic Function, Magnitude, Anti-Expectation, Syntactic Varia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不是 A, 而是 B”是一个在汉语中常用的并列关联句式, 它表示一种对照关系或选择关系, 其核心作用主要是排除错误选项, 指出正确选项。

目前学界对于“不是 A, 而是 B”结构的研究已形成多条路径。其中, 李思旭、蒋思恩(2024)从“量级语义”切入, 将该构式界定为“量级构式”, 系统分析了其句法语义特征、构式化历程及认知动因, 为理解 A 与 B 之间的语义关系提供了形式化工具[1] [2]。邵敬敏、王宜广(2010)则聚焦构式的“假性否定”功能, 揭示了其在语用否定层面的独特价值[3]。谭方方(2016)从句法、语义与语用三个维度对比了汉语“不是 A, 而是 B”与英语“not A but B”的异同, 指出两者均具有语义更正、元语更正义和反预期特征[4]。以上研究主要基于通用语料或跨语言对比, 对文学文本中该构式的特殊功能涉及较少。

在文学文本研究方面, 王娇娇、张智慧(2015)归纳了《一句顶一万句》中“不是 A, 而是 B”的四种反预期类型, 指出其具有焦点凸显与平缓叙事的功能[5]。王娇娇(2015、2016)进一步从模因论视角出发, 认为该句式作为“基因型模因”和“表现型模因”, 产生了“重建焦点”与“拧巴”修辞效果[6] [7]。江南(2016)则聚焦于句式的三种变异形式, 指出其与“折绕”“反复”等辞格兼用, 共同创造了小说的“拧巴”风格[8]。上述研究说明了该句式在刘震云小说中的修辞独特性, 但仍存在可推进之处。

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以语用学为视野, 基于《一句顶一万句》[9]中 228 例¹系统语料, 从三个方面推进研究。首先从句法层面, 通过统计揭示 A、B 在语法单位上的“不对称”分布, 指出这种量级跨越正是小说“拧巴”美学的核心句法实现。其次从语义层面, 将 A、B 的反转归纳为行为动机、对象主体、性质状态、因果逻辑四维类型, 超越了以往单一的量级维度或修辞分类[10]。最后是语用层面, 构建三重功能体系。从认知层面的反预期与焦点重构、人际层面的权力博弈与情感纠偏、社会层面的荒诞解构与生存隐喻出发, 从而将句法结构上升为“沟通困境”与“存在悖论”的语法隐喻。

综上, 本文并非对量级或反预期研究的简单应用, 而是通过语用学与文学文本的深度结合, 明确了“不是 A, 而是 B”构式作为刘震云“拧巴”哲学核心句法载体的理论贡献。

¹其中有一句为病句, 但作为文学作品语言可以使用, 不做分析。

2. “不是 A, 而是 B” 构式的结构特征与量级维度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 “不是 A, 而是 B” 并非单一僵化的句式, 而是呈现出丰富的句法变体与变项层级。构式常项“不是”“而是”构成相对固定的否定——确立框架, 而变项 A 与 B 则在单位长度、语义范畴上形成反转, 共同成为小说“拧巴”风格的核心句法载体。

2.1. 构式常项的句法多样性

构式常项“不是”与“而是”构成相对固定的框架, 但其具体形态与功能并不是单一的。考察语料可见, 标准构式与各类句法变体是共同存在的, 只是服务于不同的语用意图。

1) 标准构式

“不是……而是……”是最典型、最高频的形式, 承载着核心的构式义。

在语法特征方面, “不是”作为否定词, 其否定对象具有灵活性, 可否定主语、谓语、宾语或整个命题预设。“而是”作为连接性成分, 核心功能在于引入对比性、修正性的补充信息, 其后通常接续 B 项, 构成对 A 项否定的直接回应。例如:

- 1) 喊丧的不是罗长礼, 而是牛家庄一个叫牛文海的人。
- 2) 才知道他们关系不是松散, 而是太松散了。
- 3) 我不是说这事, 是说这理。
- 4) 不痛快不是说酒席不丰盛, 而是在酒桌上跟牲口牙齿老杜说不来。

例 1) “不是”否定主语“罗长礼”, “而是”引入新主语“牛文海”, 修正对动作主体的误解, 形成主语替换的对比关系; 例 2) “不是”否定谓语形容词“松散”, “而是”通过状语“太”强化程度, 形成语义的递进式修正; 例 3) “不是”否定宾语“这事”, “而是”将重心替换为“这理”, 从具体事件转向抽象道理; 例 4) “不是”否定预设原因是酒席不丰盛, “而是”揭示真实原因是人际矛盾, 完全推翻原有命题预设。

在语义特征方面, “不是”否定预期值或适宜性, 推翻 A 项作为对当前语境的恰当描述; “而是”确立修正焦点, 标记 B 项为说话人意图传递的真实、准确或更为适宜的信息。例如:

- 5) 饭碗丢了不是因为得罪了老蒋, 而是因为一只猴子。

例 5) 根据常识来看, 失业应该源于人际冲突, 这是预设。否定机制“不是”推翻了合理的预设, 凸显出真正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一只猴子”的荒诞性。而 A 项“得罪老蒋”看似是更合理的解释, 但却被判定为不适宜。再如例 4), 根据作品上下文理解, 语境预设“不痛快”应归咎于宴席质量。否定焦点“不是”却截断了预设关联, 揭示出真实的矛盾。

在语用特征方面, 构式隐含纠错功能——通过否定 A 并肯定 B, 对误解、不当预设进行澄清; 同时具有强烈强调功能——通过否定 - 肯定的对比框架, 将信息焦点强力集中于 B 项。例如:

- 6) 原来杀老马并不是为了杀老马, 而是为了杀给人看。
- 7) 不是你娶她, 而是她娶你。
- 8) 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 而是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

例 6) 否定 A “杀老马”是字面动机, 修正为 B “杀给人看”是用来警示他人, 将焦点从个体复仇转向公共威慑; 例 7) 彻底颠覆传统婚嫁预设, 主要是以男性为主导, 通过主语置换将焦点锁定 B “她娶你”, 强调了由女性掌握主动权; 例 8) 否定对“欺负”的片面理解, 修正为 B “从心底里看不起”, 重新定义

了概念的内核, 主要是看不起这个人。

2) 句法变体

据语料统计, 文本中除了标准式外, 还出现丰富的句法变体: “不是(说)……(而)是(说)” (5 例)、“不是……也不是……而是” (4 例)、“不是……或……或……而是” (3 例)、“不是说……或是……而是” (12 例)、“并(且)不是……而是” (17 例)。这些变体通过添加情态词或逻辑连词, 调节否定的力度与范围, 形成了一种阶梯式的否定。例如:

9) 老裴这才知道, 那个内蒙古人找他, 并不是为了拼命, 也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

10) 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 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 老汪烦了, 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 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

例 9)二重复合否定, 先排除“拼命”和“钱”两种常见动机, 强化行为背后恶意之深; 例 10)通过“或是”列举多种可能原因, 全部否定后再突显真相的意外性, 主要是孩子出事了。这种“破-立”结合的语用模式, 使得读者能够跟随人物的视角进行认知修正, 与小说“一件事掰扯成几件事”的叙事逻辑相互呼应。

2.2. 构式变项的量级维度与语义反转

变项 A 与 B 在单位层级上呈现出从词到短语再到句子的复杂跨越, 这种量级选择并不是随机的, 这和语义反转的深度、语用焦点的强度紧密相关。

1) 量级维度的分布特征

通过对 228 例语料的统计, A 段“不是”与 B 段“而是”在单位构成上呈现显著差异。

(1) A 段“不是”的单位构成

首先, 见表 1 和表 2, A 段“不是”中的词汇层级共 27 例, 占 11.8%。其中, 以名词为主的有 22 例, 形容词共 3 例, 动词共 2 例。例如:

Table 1. Components of “not”

表 1. “不是”的构成要素

词	短语	句子
27	157	3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Words in “Not”

表 2. “不是”中词的分类

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22	2	3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the phrases “Not”

表 3. “不是”中短语的分类

短语										
联合短语	偏正短语	动宾短语	状中短语	主谓短语	中补短语	介词短语	固定短语	同位短语	连谓短语	兼语短语
2	18	47	22	45	1	17	1	1	1	2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sentences in “Not”**表 4.** “不是” 中句子的分类

句子	
单句	复句
10	22

11) 好像延津的县长不是老史(名词)

12) 讲的不是做(动词)

例 11)以名词为主的作用是直接否定事物本体“老史”，从而制造出认知的反差；而例 2)和 12)形容词和动词为主则是通过属性否定“松散”“做”，引发语义的转折。

其次，见表 1 和表 3 可知，A 段“不是”中的短语层级共有 157 例，占 68.9%。其中，动宾短语共 47 例，占比最高，主要是否定具体行为动机或对象。例如：

13) 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动宾)，而是他娘砸过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

14) 不是杀老蔡，而是要杀她娘家哥。(动宾)

例 13)中用“不是”否定了具体的对象“仇恨”；例 14)中主要是否定了具体的对象“老蔡”。主谓短语共 45 例和状中短语共 22 例，主要通过否定事件或状态，用来铺垫 B 段的真相。例如：

15)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主谓)

16) 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状中)

例 15)“不是”后面跟了主谓短语，通过否定说服老曾这件事，来铺垫出真相是老曾说服了他；例 16)主要通过否定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这件事，从而铺垫出真相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

最后，见表 1 和表 4，A 段“不是”中的句子层级共有 32 例，占 14.0%。其中，单句占 10 例，复句占 22 例。主要是通过多重复合否定强化矛盾，推动叙事转折。例 10)用“不是……或是……或是……”的多重复合结构，可谓一波三折，排除了一系列的可能性，从而推动了叙事的转折。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the “But” Phrases**表 5.** “而是” 中短语的分类

偏正短语	动宾短语	状中短语	主谓短语	介词短语	同位短语	兼语短语
30	24	24	39	18	1	1

Table 6. Classification of sentences in “But” Section**表 6.** “而是” 中句子的分类

句子	
单句	复句
59	17

Table 7. The components of “But”**表 7.** “而是” 的构成要素

词	短语	句子
8	196	76

Table 8. Classification of the words in “But”**表 8.** “而是” 中词的分类

名词	形容词
7	1

(2) B 段“而是”的单位构成

B 段中短语与句子合计占比高达 96.5%，其中句子级单位共有 76 例，远多于 A 段的句子单位。这揭示了小说的重要语言哲学：真相 B 段需要比表象 A 段有更长的语言单位才能表达清楚。主谓短语共有 39 例以及句子共有 76 例，在 B 段高频出现，主要用于揭示事件的原因或本质。

首先，见表 5 和表 6 可知，主谓短语共 39 例与句子共 76 例，其目的在于直接揭示原因或本质。例如：

17) 而是老李的儿子李金龙已离家出走(主谓)

18) 而是生气一出事他们逃了，剩下一个局面，让吴摩西一个人收拾(句子)

例 17)用主谓短语来揭示李金龙要退婚的本质；例 18)用一整个句子来揭示吴摩西生闷气的本质。

其次，名词性短语当中，偏正短语共 30 例，主要是聚焦具体对象，形成精准的反拨。例如：

19) 而是饭铺老孙的门。

例 19)中，“而是”后面紧跟偏正短语，聚焦了具体的对象是“门”，而定语的部分更是形成了精准的反拨，敲开的门不是别人的，而是“饭铺老孙的”。

(3) 单位跨层组合的张力

A 与 B 单位不对称的实例共有 79 例，主要占 34.6%，如 A 为词而 B 为句子共有 20 例、A 为短语而 B 为句子共有 59 例。这种“小→大”的跳跃制造了语义的爆发力。例如：

20) 生气的不是老马(名词)→而是他爹老杨(同位短语)

21) 脑袋炸不是说吴香香跟人偷情(主谓短语)→而是屋里这个男的,从声音听,不是别人,就是隔壁的银匠老高。(复句)

英语中“not A but B”构式要求 A 与 B 性质一致，但汉语的丰富性是允许这种跨层组合的。例 11)从名词跳到同位短语，例 12)从主谓短语跳到复句，语言单位的跃升直接对应认知层级的跃迁——真远比表象复杂。

2) 不同量级的语义功能

量级单位的选择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承载着差异化的语义建构功能。

(1) 词级单位

见表 1 显示词级的单位在 A 段有 27 例、见表 7 显示词级的单位在 B 段仅有 8 例，且见表 8 显示主要以名词为主。其功能是直接指代人或物，通过否定预期身份确立新焦点，实现快速的情节突转。例如：

22) 嫁的又不是牛书道，而是侯宝山(名词→名词)

23) 描的似不是阎罗，而是嫦娥(名词→名词)

例 22)和 23)否定预期的“牛书道”“阎罗”为对象，焦点重构为“侯宝山”“嫦娥”。动词(2 例)与形容词(3 例)在词级单位中处于边缘，因其信息密度低，需依赖语境补充。例如“晚了不是耳朵改不回耳唇”，多受语境压缩：“厚道不是说脱夹克”，需依赖后续补充完成语义。

(2) 短语单位

短语是构式的主体, A 段 157 例、B 段 196 例。不同短语类型承担不同的语义反转功能。动宾短语在 A 段中有 47 例, B 段中有 24 例, 主要用于行为动机的颠覆。就像例 14) “不是杀老蔡, 而是要杀她娘家哥”——否定初始行为对象“老蔡”, 修正为“娘家哥”, 暴露人物隐忍后的复仇转移。再如:

24) 不是贪图牛书道带的东西, 而是看中他这个人。(动宾→动宾)

例 24) 属于物质与人格的对比, 凸显婚姻价值观冲突。主谓短语在 A 段有 45 例, B 段有 39 例, 主要用于因果逻辑的显影。例 15)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 否定表层, 真相是老曾说服了他。再如:

25) 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 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状中→主谓)

26) 哭不是哭牛书道吸烟, 而是爹爹性子变了。(动宾→主谓)

例 25) 否定表层矛盾, 用主谓结构揭示性格根源。例 26) 行为动机被重构为情感异化, 深化代际隔阂主题。状中短语在 A 段中有 22 例, B 段中有 24 例, 用于矛盾性质界定。例 16) “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 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再如:

27) 皮匠老吕这么做, 不是与卖豆腐的老杨过不去, (状中) 而是与马家庄赶大车老马有过节。(状中)

例 16) 和例 27) 都是由介词短语充当状语, 修饰说明其后表示关系或行为的动词短语这个中心语, 清晰地将矛盾的对象和性质表达了出来。

(3) 句子单位

句子级单位在 B 段显著增多, 共有 76 例, 占 33.3%。其中单句 59 例、复句 17 例。其功能是承载深层因果阐释与情感强化, 直接强化荒诞反差。例如:

28) 不喜欢做醋不是跟醋有仇, 而是做醋之外, 罗长礼喜欢另一件事, 谁家死了人, 他爱去喊丧。(状中→单句)

29) 耽误工夫不是怕耽误时间, 而是胸中有搭建教堂的想法。怕出门贩葱, 回头再找不回来。(动宾→单句)

例 28) 单句直接揭晓“喊丧”这一癖好, 形成荒诞反差; 例 29) 用单句快速收束, 提出修建教堂的想法。而复句的作用则是展开复杂因果链。例如:

30) 但杨百顺在杨百业婚事上出岔子并不是因为他对老杨不满, 或在外边丢盔弃甲, 找个茬口撒气, 或不满他哥杨百业结婚, 要节外生枝, 而是因为弟弟杨百利回来了。(复句→介词短语)

31) 不是破锣嗓子与自己有些相仿, 老鲁才喜欢; 而是到了兴处, 又拐个弯和挑个高, 不知撞到了老鲁心里的哪一块, 这一块过去没发现, 现在发现了, 从此落下病根。(复句→复句)

例 30) “不是 A” 用复句罗列多种可能原因, “而是 B” 以短短语颠覆预期, 突出偶然性的叙事力量; 例 31) 使用双重复句细腻拆解情感机制, 体现了“拧巴”的审美特质。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现象的存在, 这里主要是省略句与紧缩复句。例如:

32) 还嘴不是她娘不敢打她, 或是她娘打不过她, 而是她娘一打她, 她就去跳井。

例 32) 主要是紧缩复句, 以紧凑的逻辑揭露亲子关系的暴力循环。包括例 13) 中“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这里省略了动词“记”, 依赖语境补全, 强化行为与情感的悖反。

当 A 以简洁的词或短语否定表象, B 却需要冗长的句子才能抵达真相, 句法结构本身就成为“沟通之难”的隐喻——人物的“拧巴”本质是语言与存在割裂的必然产物。

3) 语义范畴的反转

综合变项的量级分布与语义功能, 可将“不是 A, 而是 B”所承载的语义反转归纳为四大类型, 覆盖从行为动机到存在本质的多维认知。例如:

33) 传的不是牛爱国→而是牛爱国他姐。

34) 喊爹不是喊老曹→而是多年前的爹吴摩西。

35) 老詹也不是非让杨摩西破竹子, 才死缠着老鲁→而是因为延津人皆不信主, 无人有事求老詹, 都是老詹求人信主。

首先, 行为动机的否定与重构, 占比 38.6%。A 段否定表面行为, B 段揭示真实目的, 常用介词短语和动宾短语衔接。例 6)和 9)中的 A 段都是首先否定了表面的行为, 而 B 段用于揭示目的, 属于行为动机的否定与重构。

其次, 对象或主体的误判与修正, 占比 31.1%。主要通过名词和偏正短语切换核心对象, 构成身份认知的颠覆。例 33)和 34)分别通过名词和偏正短语来切换核心的对象是“牛爱国他姐”和“多年前的爹吴摩西”, 给读者造成了一种身份认知的颠覆。

再次, 性质或状态的纠偏, 占比 22.4%。A 段主要以形容词和状中短语来否定表象, B 段用状中短语或句子来深化状态本质。例 2)中 A 部分用形容词“松散”, 看似否定表象, 实则用 B 项“太松散”这个状中短语表递进。

最后, 因果逻辑的逆转, 占比 7.9%。通过复句对复句的复杂结构, 重构事件因果链。例 35)句子彻底推翻了表面因果, 揭示了更根本、更复杂的因果链。地域信仰状况导致老詹无事可做, 进而导致老詹主动传教, 内层因果复句是解释 B 行为真实根源的关键。

这四类反转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常常在同一构式中叠加。例如例 5)“饭碗丢了不是因为得罪了老蒋, 而是因为一只猴子”同时包含行为动机重构和因果逻辑逆转。量级单位的选择与反转类型高度相关, 因果逻辑逆转几乎全部依赖复句或复杂短语, 而对象主体修正则多用名词级单位, 体现了形式与功能的内在统一。

3. “不是 A, 而是 B”的语用功能

“不是 A, 而是 B”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超越句法表层, 成为人物认知纠偏、权力博弈与生存困境表达的核心语用策略。其语用功能可以归纳为三大维度。

3.1. 认知层面的反预期与焦点重构

该构式通过否定预期 A 与确立新焦点 B, 强制读者跟随人物视角进行认知修正, 构成小说“拧巴”美学的认知基础。

1) 颠覆常识性预期

颠覆常识性预期的例子占比 62%, 它的主要功能是推翻社会常规逻辑, 暴露荒诞现实。例如:

36) 没有离开机务段不是留恋在火车头上当司炉, 而是妄想有一天, 能从火车头上下来, 到客车车厢去当茶房。

例 5)中否定“人际冲突致失业”的常识, 用动物偶然性去解构生存逻辑, 凸显命运无常。例 36)否定职业忠诚的预设, 揭示底层人物虚妄的上升幻想。

2) 强化焦点信息

B 段句子占比 33.3%, 通过单位量级跃升。例如 A 为词到 B 为句子, 制造语义爆发力。例如:

37) 吴摩西首先不是气愤(名词), 而是六神无主, 不知该怎么应对(句子)。

38) 叹息不是叹息陈奎一说走就走了, (动宾)而是陈奎一一走, 工地上再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 工地一下显得空了。(句子)

例 37)情绪焦点从简单状态“气愤”跃升至复杂心理“六神无主”, 突显人物无能感。例 38)将个体行为升华为存在性孤独, 聚焦“说不上”的核心主题。

在认知的错位中, 完成从“表象误解”A 到“本质揭露”B 的暴力性转换, 呼应刘震云“一件事掰扯出万句话”的叙事哲学。

3.2. 人际层面的权力博弈与情感纠偏

该构式成为人物争夺话语权、重塑关系网络的工具, 体现沟通困境中的权力。

1) 话语权争夺

话语权争夺在文中占比 38%, 其策略是通过否定他人预设 A, 确立自我解释权 B。例如:

39) 不是说老韩贪财(动宾), 而是这理讲不通(主谓)。

例 7)颠覆传统婚嫁话语体系, 通过主语置换重构性别权力。例 39)将利益指控 A 转化为逻辑批判 B, 以“理”压制对方话语。

2) 情感关系修正

情感关系修正在文中占比 24%, 采用否定行为表象 A, 揭示情感本质 B 的模式。例如:

40) 有人亲不是说吃上穿上占多大便宜, (主谓)而是受人欺负后, 能有人做主; (句子)

例 30)从具体行为否定转向情感异化指控, 揭露亲子关系裂变。例 40)重构“亲密关系”定义, 将物质依赖修正为精神庇护需求。

在“A 到 B”的否定链中, 人物通过语言暴力解构旧关系、建构新秩序, 暴露中国式沟通中“理”对“情”的碾压与情感表达的迂回性。

3.3. 社会层面的荒诞解构与生存隐喻

构式以逻辑反转揭示社会批判, 使微观句法能够承载宏观存在的隐喻。

1) 荒诞现实的语法化

荒诞现实的语法化在文中占比 45%, 用非常规的因果 B 替代合理的逻辑 A, 用以解构社会规则。例如:

41) 当时打老蔡那一巴掌, 并不是冲着老蔡说老裴他姐是“骚×”, (动宾)而是冲着让老裴跟他姐下流这句话去的, 现在怎么被娘家哥避重就轻, 把一件事绕成了另一件事呢?(复句)

例 6)中否定个体复仇的合理性, 揭露暴力表演的社会规训本质。例 41)中将身体暴力转化为语言暴力批判, 暴露了权力对语义的操控。

2) 生存困境的句法显影

核心隐喻是 B 段单位量级大于 A 段, 共有 76 例, 揭示了刘震云书中所揭示的“抵达真相需更多语言”。

将“A 为短语, B 为句子”和“A 为词, B 为句子”这两个单位进行对比, 发现“A 为短语, B 为句子”出现频次为 59 次。例如: A “偷情”(主谓)→B “是银匠老高”(复句), 它的生存隐喻是真相需复杂

解码。而“A为词, B为句子”中出现频次为20次。例如:A“做”(动词)→B“个“意”啊。”(句子), 它的生存隐喻是在人类存在中, 本质不在于外在行为“做”, 而在于内在精神或意图的“意”, 强调思想、意境对生存意义的超越性。

当“不是A”以简洁否定推翻表象, “而是B”却需冗长阐释才能抵达真相, 句法结构本身就成为“沟通之难”的隐喻——人物的“拧巴”本质是语言与存在割裂的必然产物。

4. 结语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 “不是A, 而是B”不仅是句法结构, 更是存在困境的语用解决方案。在认知层面, 以暴力修正对抗世界不可知性。在人际层面, 成为弱者争夺话语权的有限武器, 例如通过“她娶你”突破传统的男娶女的观念。在社会层面, 句法本身的“拧巴”隐喻“真相表达需过量语言”的沟通宿命。当228例构式在文本中不断复现, 刘震云揭示的不仅是语言现象, 更是中国人的生存悖论——我们用“不是A”否定世界, 却永远难以用“而是B”真正抵达真相。

本研究主要基于单一小说语料, 结论的普适性有待验证; 语用功能分类存在一定主观性; 未考察该构式的历时演变, 且对句法变体的认知机制分析尚浅。未来可拓展多体裁及口语语料, 进行跨文体对比研究; 引入语用实验或问卷调查, 增强分析的客观性; 结合历时语料库, 考察构式的语法化路径; 深化认知语用机制的解释, 并开展跨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以全面揭示“不是A, 而是B”构式的语言哲学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思旭, 蒋思恩. “不是A, 而是B”的量级构式研究[J]. 伊犁师范大学学报, 2024, 42(4): 50-57.
- [2] 李思旭, 蒋思恩. 构式“不是A, 而是B”的量级研究及认知动因[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55-64.
- [3] 邵敬敏, 王宜广. “不是A, 而是B”句式假性否定的功能价值[J]. 世界汉语教学, 2010, 24(3): 325-333.
- [4] 谭方方. “不是A而是B”结构与“not A but B”结构的多维比较研究[J]. 外语教学, 2016, 37(1): 43-48.
- [5] 王娇娇, 张智慧. 论反预期句式“不是A, 而是B”——以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为例[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15, 33(6): 31-35.
- [6] 王娇娇. 从模因论视角分析“不是A, 而是B”句式的修辞效果——以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为例[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25(6): 74-77.
- [7] 王娇娇, 李瑞楠. 从模因论视角分析句式“不是A, 而是B”——以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为例[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16, 34(3): 22-29.
- [8] 江南. 变异句式与变异修辞——《一句顶一万句》中“不是A, 而是B”的“拧巴”修辞[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2(3): 81-86.
- [9] 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 [10] 龙磊. “X不是A而是B”新构式的认知研究[J]. 国际汉学报, 2012, 3(1): 121-127.